

孫

子

冊六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賜進士及第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學行

賜進士及第萊州府知府僕同知吳人驥校

火攻篇

曹公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  
皆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  
張預曰

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杜佑曰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焚燒之戰之助也  
據典補通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

杜牧曰焚

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

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  
由鄆州東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卽以兵徑至且  
圖速戰帝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  
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卽令騎士揚鞭  
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  
令縱火旣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  
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又後唐伐  
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  
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  
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  
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  
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圜陳于金雁橋卽率諸  
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

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  
由鄆州東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卽以兵徑至且  
圖速戰帝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  
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卽令騎士揚鞭  
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  
令縱火旣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  
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又後唐伐  
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  
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  
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  
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  
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圜陳于金雁橋卽率諸  
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

出陳于金雁橋又大敗之 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杜佑曰燒其積蓄

據典補通

李筌曰焚積聚也

杜

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臯爲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頴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 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士

劉

賈燒楚積聚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杜佑曰燒其輜重使奸人入敵營燒其兵庫

據通補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

杜牧曰器械財

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

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

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

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

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銜

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

之曰袁公恐曹公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

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

破之輜重悉焚之矣

陳皞曰夫敵有愛惜之物

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 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 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于晉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而滅之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公燒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

按通典本  
又作墜

杜佑曰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墮之法以鐵籠火着箭頭頸強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道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 杜牧曰

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 賈林曰隊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 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兵具隧一作隊 何氏同賈林註 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曹公曰因姦人 杜佑曰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之 據通典  
御覽補 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 陳皞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 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 張預曰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公曰煙火燒具也 杜佑曰燒具也先具燧之屬 據通典  
御覽補 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 杜牧

曰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  
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  
此者皆可用也 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便也  
秉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  
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  
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 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  
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公曰燥者旱也 梅堯臣曰旱燠易燎 張預  
曰天時旱燥則火易燃

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

原本宿作月從通典御覽改正又箕壁通典御覽皆作戊



四宿卽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爲變以兵應之 張預曰因其火  
變以兵應之五火卽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御覽早誤作軍

曹公曰以兵應之也 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間人  
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 李筌曰乘  
火勢而應之也 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  
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卽攻之  
若火闌衆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 梅堯臣  
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 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  
兵急擊於外表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而其兵靜者

原本無而其二字從通典補

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 梅堯臣曰不驚撓者必有備也 王晳曰以不變也 何氏曰火作而敵不驚者必有備也我往攻則反或受害 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公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吾所爲 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 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 王晳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 何氏曰如魏滿寵

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 張預曰盡其火勢亂則攻安靜則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 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卽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蒹葭用絕火勢 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 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卽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 梅堯臣同杜

牧註

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

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  
於長社賊依草結營蒿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  
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  
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公曰不便也 杜佑曰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  
逆攻之必爲所害也據通典  
御覽補 李筌曰隋江東賊  
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  
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 杜牧曰若  
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  
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  
若舉東可知其他也 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

敵必死戰 王晳曰或擊其左右可也 張預曰  
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公曰數當然也 杜佑曰數常也陽風也晝風  
則火氣相動也夜風卒欲縱火亦當知風之長短  
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不知始也 杜牧曰老子曰

飄風不終朝 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  
晝止數當然也 王晳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晝  
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之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  
杜牧曰須算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  
可偶然而爲之 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

之日然而發火亦當有防其變 張預曰不可止  
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數知風  
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杜佑曰取勝明也

據通典補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

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爲衝故強 梅堯臣曰勢之強也

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公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

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 杜佑曰水但能絕其

敵道分敵軍耳不可以奪敵蓄積及計數也

從通典補

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強  
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  
絕敵人之軍分爲二則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  
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  
衝擊不可以久奪險要蓄積也 王晳曰強者取  
其決注之暴 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  
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  
聚使之滅亡者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  
勝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  
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公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  
留也賞善不踰日也 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